

羊牧之著

秋華館文存

(明倫彙編秋白卷八十首)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文史資料委員會
編輯



羊牧之著

秋華館文存

(附懷瞿秋白詩八十首)

常州文史資料第十二輯



影岁六十九之牧羊

序

程九度

秋华馆是羊牧之先生在四十年代取的室名，意在纪念先烈瞿秋白和他的夫人杨之华。

瞿秋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在建国后研究他回忆他的文章成千上万，但对他的早年生活不甚了了。先生与秋白为总角交，早年又追随他参加革命，对他在家乡的早年生活，为人处世，知之甚稔。《秋华馆文存》搜集了《我所知道的瞿秋白》等十多篇各个时期发表的回忆文章，洋洋数万言，都是亲历、亲见、亲闻

的三亲史料，填补了秋白这一段历史的空白，弥足珍贵。这些史料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瞩目，被各书刊广泛摘引转载，日、美、法的学者曾专程来常造访。附录的咏瞿秋白诗八十首，以诗写人，别开生面，亦为界人士称道。现集为一册，是存史育人的极好教材。

先生为世纪同龄人，年届期颐。三年前曾将七十年来创作的诗歌，精选千余首，命以《秋华馆诗存》出版。今以垂暮之年将笔耕多年的文章结集为《秋华馆文存》付梓，足见先生精力健旺，宣传先烈的革命精神始终不渝，可钦可敬，可喜可贺。尚祈先生珍摄，在世纪之交共庆百岁华诞。

是为序。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秋华馆文存 目录

一、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一)
二、霜痕小集	(七五)
三、阿双琐事外编	(一二六)
四、给铁群于王铁仙的信	(一三四)
五、太雷轶事	(一三六)
六、恽代英同志的小故事	(一六〇)
七、在武汉见到贺龙	(一六五)
八、在汉口看到的郭亮	(一七〇)
九、我所晓得的高盘昌	(一七九)
十、两当轩解	(一八三)
十一、秋华馆诗存前言	(一八五)
十二、续毗陵诗录前言	(一八七)
十三、续修常州武进颍山堂辛氏家谱序	(一八八)
十四、敝帚诗稿序	(一九一)
十五、关于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在武汉的一些情况	(一九三)
十六、瞿坚白二三事	(一九六)
附录：	
一、怀瞿秋白四十首	(一九九)
二、再怀瞿秋白四十首	(二二〇)
后记	(二四〇)

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一

秋白祖父名廷仪字贞甫，早逝，祖母带着他父亲及姑母等无以为生，不得不就养于叔祖父瞿麇甫署内。麇甫名廷韶，时任湖北布政司使，后升巡抚，未到任而病逝。于是金家回常州青果巷之八桂堂。八桂堂结构宏伟，有天香楼，明月廊，假山花圃。

秋白父亲名世玮字稚彬，同堂排行第七，好技击，习黄老术，画学王石谷。母亲金衡玉是常州北门外大岸村广东盐运使金心芑次女，自幼延师教读，颇有旧学根底，心芑视为掌上珠。故结婚时，稚彬就乡成礼，

满月后才迁往八桂堂之天香楼。时我母在金家侍奉衡玉，情意较深，故随之来常。翌年，即公元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秋白诞生于天香楼，（天香楼现还在）生时发际有两旋窝形，俗称双顶，故小名阿双。入学后改霜或爽，又改秋白，秋白即霜之意。

后八桂堂因人口繁衍，经济中落，生活不易维持，秋白一家道分居迁往乌衣桥，时秋白两岁，不数月又迁至城西织机坊（今改西大街，又改延陵西路）庄氏之星聚堂。庄氏为祖母娘家，秋白一家住厅后之九皋楼下，一排五间，中间为出入要道，前有大天井，有『乌门』（即大厅之后，内房之前的门），后为厨房。秋白祖母和父母住在东面两间，秋白及弟妹住西间后房。秋白随我母和我合睡一床，时秋白八岁，我六岁，两人并头抵足，常互唱唐宋小诗及小令为乐。犹忆唱者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及小令『……流光容易把人抛，红

了櫻桃，綠了芭蕉。』帘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時金太夫人每以我們唱得清脆入韻而加以表揚。記得一次唱『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襟，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太夫人問：『上城歸來為什麼淚滿襟？』秋白答以養蠶的人穿不着綢，西不養蠶的人，卻滿身是綢。太夫人欣慰地摸着秋白的頭說：『讀書能悟得其中的道理，才是真讀書。』有一次听母亲讲『孔雀东南飞』故事，秋白问『焦仲卿与刘兰芝夫妻很好，为什么婆婆不要她？』太可恶了！『时祖母犹能走出外间，闻其言，莞尔而笑。』

秋白在星聚堂时，七岁始入塾读书，塾师是庄怡亭老先生，塾在前厅西偏一室，今尚在。窗前有桂树、月季、秋葵。后入觅渡桥冠英两等小学堂（后改为觅渡桥小学），堂长为庄荏甫老举人，他具有维新思想，主张废科举，办学堂，所以在庄氏二贤祠内办起冠英西等小学堂。教师

都为秀才，尚聘一日本人教博物。记得一次秋白放学回来，说：『教师作了解剖小狗的实验。』他兴致很高，在纸上向我讲心的位置，并低声说：『我母亲平常总向我说：「为人心要放在当中。」其实，没有一个人心在当中的，可见古人不了解心的位置。』

秋白小学时，各门功课都好，他升高级时，我才考取初等一年级，秋白从不以『少爷』自居。回家后即到西西房里做作业，金太夫人来查看时，常留红枣、花生糖等，以示鼓励。有一次做算术时，秋白好奇地问：『为什么三乘四是十二，四乘三也是十二？』我说：『老师教的。』他摇摇头说：『老师教的，我们也要问个为什么？』可见学习用心之深。

假日，秋白上午做作业，下午则喜欢同我到东门外天宁林园去玩。他特别喜欢捕捉各种昆虫，采摘各类树叶做标本，犹记一次傍晚，园林深处，归鸟正在休息，突然远方飞来一只苍鹰，削入林际，攫一小鸟，展

翅高飞，顿时园林静寂。秋白颇有所感的对我说：『好光景就是给这种强盗们破坏掉了，要是天地间没有边种强盗多好啊！』这话虽属天真，但出自幼年的秋白，寓意确是深远的。

秋白尤喜到玄妙观后红梅阁古春轩看他父亲稚彬所绘的玄妙观全图，画的是绿树荫里，高阁耸立，山门边红墙一带系着一只驴子在吃草，后面题跋甚多。古春轩东土山边有亭可憩，前面竹林下，有池可鉴。厢房老道人因见是稚彬之子，常对我们讲龚子彬充军到云南带回红梅一株插活的故事，有时还舞铁鞭给我们看。秋白少年时上街每每碰到乞丐喊着『少爷』，伸手要钱，他总是和蔼地看着对方年龄大的说：『老人家，你不要喊我『少爷』，我不是『少爷』。』随即把金太夫人给他零用的铜元一枚放在他手里。有一次他随母亲到北门外贤庄去，秋白出去玩了回来，母亲见他身上的褂子没有了，几经追问，他才说：『看到村上一个

小朋友光着背，脱下给他了。」母亲听后淡淡的一笑说：「这种事好是好，就是我们也不多啊！」秋白听了把头一扭说：「不多！不多！我们总比他们多些。」此事十年后我们在上海与杨之华闲谈时，提起此事，秋白犹遗憾地说：「我一生就只有那一次回过母亲的嘴。」可见他少年时，对穷苦人是十分同情的。

秋白在星聚堂时小学未毕业，十三岁就考取了常州府中学堂预科（预科只办一期），十四岁升入本科。校长为屠元博，他在日本时，加入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常在学生中进行民族革命教育，时秋白与张太雷同学（太雷在校时名张复），在屠的影响下，对孙中山先生的反清革命十分关注，一次指着自己头上的辫子在操场上对张太雷说：「尾巴似的东西，我们非把它剪掉不行。」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当满清皇朝被推翻的消息传来时，他独自在西面房间里，自己把辫子剪下，高兴地提着连跑带

跳地喊母亲说：『皇帝倒了，辫子剪了。』他对辛亥革命愉快如是，迄今回忆，犹难忘怀。

秋白全家生活，一是靠四伯世琥接济。世琥号雪斋，清末为浙江山阴、长兴、桐乡、常山等知县，民国后为江苏丹阳、泰兴等县知事，每月汇款回来奉养母亲，从不间断。二是靠秋白大姑母嫁江阴贤庄金涵如，每年载柴米来常。所以秋白父亲稚彬，一直在家奉养风瘫的母亲，来出就业，每天以绘画、研究医学自娱。

后住杭州的四伯父弃官闲居，坐吃山空，将祖母接至杭州，子是无钱再汇。不久大姑母又去世，诸子分炊，柴米不再送来。秋白家因两处经济来源断绝，难以维持，不得不将星聚堂每月七元的房屋退赁，迁往城西瞿氏宗祠。在当时，住祠堂是极不体面的事，但亦无可奈何，实逼如是。瞿氏宗祠是秋白在常州最后的一个住处。此时我母亲年老体

弱，携余回家，记得走时，秋白就执手嘱我：『好好读书。』此后每逢星期日及假期，我必去秋白处求教数学、英语，他还给我一本《泰西五十轶事》及其他书籍，记得还有一本《花月痕》小说，封面已换上他自画老梅一株，明月一轮，掩映其间，盖有自刊小方章『铁梅』两字。

瞿氏宗祠在城西觅渡桥北堍面对河流（今河已填没），面面四厝为祠的正屋，东面一进，由小门出入，头进为灶，二进空着，三进为稚彬夫妇卧室及用膳之处，四进为弟妹住处，后翻轩为秋白卧室及读书之处，轩东墙下置小床一，正中窗下置方桌一，煤油灯一盏，壁上悬地图一，玉屏箫一（玉屏是贵州的地名，该处竹子节长，好做箫，为名产品），假日同学来时，恒叙谈于是。张太雷亦常来之一。时我年小不注意秋白的同学，后汉口晤张太雷时，他说：『在宗祠时，伏在桌上学数学的是你么？』我才晓得张亦当年叙谈同学之一。时秋白十五岁。

搬进祠堂后，因四伯父及大姑母两处经济来源断绝，生活靠借债度日。后来虽去了信，连回信也没有。一次我奉母亲命提一篮芋头送去，午饭时分，秋白留我吃饭，实际上是早上剩的白粥，他边吃边问我学习及家庭情况生活怎样？最后很有感慨说：『我们原来天天盼望孙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生活还是改不了。』接着又用筷敲敲碗说：『我还有点粥吃，乡下还不知多少人家连粥都吃不上啫！』

又一次，中秋前夕，我去时刚好秋白整理一包衣服说：『是要送孙府弄当店典质。他告诉我，这是母亲暂时不穿的一件绸袄和几件赔嫁时的旧衣服。我问：『天一冷太夫人怎好没棉袄？』他苦笑着说：『天下冻饿人何止我母亲，到那时再说吧！』』

记得有一次上午，他教我《泰西五十轶事》一课后，邀我东门外走，在太平寺那边，正碰到一位四五十岁衣衫褴褛的农民，站在一家不

开门的店堂前，身旁站着头上插一个稻草结的小女孩在待卖。路人都同情地围绕着议论，秋白看后，拍拍我的肩说：『走吧！看那个小女孩低垂着脸好像在出卖我的妹妹似的。』并指着一个从身边擦过戴着大礼帽的大胖子对我说：『什么时候大胖子要饿瘦了，天下就好过了。』在靠典当度日的情况下，面对着社会上的一些现实，秋白思想十分愤慨，十分苦闷。有一次我们闲谈《水浒》中的英雄好汉时，他竟愤然地说：『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来往好汉的酒保。』我笑着说：『做个酒保有什么出息。』他笑着说：『做个那样的酒保也是有意思的。』如今看来，这虽属笑话，但亦可见大盗袁世凯窃国后，秋白当时的心境，所以在那年双十节那天，他在宗祠侧门上挂一个写着『国丧』两字的白灯笼，他的妹妹认为不吉利暗暗地拿下，秋白看到要追着打她，她也只好让他再挂

上。

秋白在中学时，由于思想上对社会的不满，有一次，在作文簿上就借题发挥大发议论，国文教师是一个研究《文选》的老秀才，惊奇之下深表不满（据说他骂袁世凯为「国贼」）于是在文后写了一大段斥责之词。秋白看到后竟在批语后再加上批语。教师看到后，大为愤慨，拿到学监处，后经研究，仅作了记过处分。

旧制中学四年毕业，秋白读至四年级上学期，因无钱缴费而辍学，后得表姊夫秦耐铭介绍，先在无锡南门外江溪桥（旧名镬子桥）杨氏义庄小学（后改为第七国民小学）代谋一小学教师。时家里衣服典尽，木器家俱也卖无可卖，一家大小，嗷嗷待哺。大夫人已萌自杀之念，但对秋白犹强颜欢笑说：「阿双有了工作每月可得二十元，家用渐有希望了。」然她内心仍知生活无着，加之负债累累，债主日来催迫，年关又近，